國朝寶鑑 五
睿宗
成宗

國朝寶鑑卷之十四

睿宗朝

睿宗襄悼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

諱晄字明照初字平甫景泰庚午正月朔日丁丑誕降于私邸在位一年成化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戊申昇遐壽二十葬昌陵在高陽

上世祖第二子初封海陽大君天順丁丑懿敬世子德宗大王薨進冊為王世子游心墳典令侍學者日三進講祁寒盛暑未嘗或輟

丙戌齒學升降揖遜皆中規度觀者莫不相
慶丁亥叅決庶務聽斷明允戊子九月七日
受內禪即位于壽康宮今昌慶宮尊 世祖為太
上王慈聖王妃尹氏為王大妃冊昭訓韓氏
為王妃 上率百官進箋謝恩於 太上王
頒教大赦且將復上 太上王尊號是夜
太上王昇遐○命停諸道採金伐材等役放
禁苑所養鷹鶻土豹○教院相崔恒等曰踰
月定謚雖是人子不欲死其親之意而 大
行大王未及尊號仙馭賓天速上謚號及廟

號即予之至願也其令政府議啓於是政府
以神宗睿宗聖宗議廟號以啓 上曰大
行大王再造區宇功德嵬蕩廟號不得稱世
祖可乎鄭麟趾奏曰我朝既有 世宗故世
字之號不敢復議也 上曰漢有世宗又有
世祖豈非可援之禮乎於是上 大行大王
廟號曰世祖上謚號曰至德隆功聖神明睿
欽肅仁孝○冬十月教曰天生烝民而作之
君司牧兆庶非為恣欲自奉也予以寡昧早
襲先業明不能燭理德不能綏民欲資庶僚

之助永保艱大之業若羣臣有懷含默不言
則茲所謂君門邈於萬里者也政之得失民
之休戚予何由知惟爾大小臣僚咸體予意
各愼乃職以補不逮○十一月葬 世祖大
王于光陵初 世祖遺命勿用石室申叔舟
等以爲陵寢之固無如石室力請用之 上
手書答曰山陵諸事雖不得優於前亦不欲
減於舊此吾夙心也第 先王末命恍然在
耳且 大妃欲勿違遺教卿等宜體此意遂
不用○全羅道觀察使朴楗辭 上曰國家

多事要當靜以鎭之如有訴寃者勿拘文法
便宜從事于閭僧徒多擾民鄕宜痛治其無
度牒者悉令還俗充軍○教都承旨權瑊曰
凡人近之則雖疎必親遠之則雖親必疎予
於宦官以其親近任使之故雖有小過或容
而不治或治而赦之卿宜糾察宦官如有淩
轢朝臣肆行不法者具罪以啓○命禁京商
代納鄕民貢賦之弊○教曰昔夏禹氏元年
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禹以大聖初
即位猶且求言如是之廣且切況其下者乎

予以否德遭家不造受 皇考末命叨承靈
圖仰惟付畀之重惟不克負荷是懼念惟學
問未講道義多闕喪制豈盡合古政事豈盡
合公賢俊豈盡登庸憸邪豈盡黜退奔競豈
盡禁止賄賂豈盡不行刑獄豈盡無濫民瘼
豈盡醫治文風何以振武備何以修吏貪污
何以厲俗薄惡何以淳盜賊何以弭邊警何
以備歟其令中外大小臣僚實封以聞副予
臨政願治之意○以寒命刑官亟決獄囚○
命諸道觀察使搜訪孝子烈婦實迹以聞○

十二月歷代世紀成 上覽歷代史採其治
亂成敗之蹟親加撰次既成頒賜諸臣○禁
府經歷李仁畦上疏論時弊語多 先朝事
上初欲鞫問既而釋之仍教曰汝直言予過
則可矣豈敢非毁 先王乎然既求其言從
而罪之恐無以來諫故特原之○命國恤三
年內視事經筵一依 世宗朝故事○上名
諸將饋酒于差備門部將梁璸以無標信獨
不赴名 上嘉之特賜鞍具馬超陞堂上職
仍命自今凡名將士必用標信以爲式○上

保姆作樂禱神於本宮 上命攸司嚴勘仍
禁國恤內民間作樂禱神之弊
己丑元年春二月上 慈聖大妃尊號曰欽仁
景德宣烈明淑徽懿 上率百官上冊寶仍
大赦中外○閏月諭諸道觀察使曰自古明
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
滯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濬哲升元
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為殷阿衡呂望釣
魚之夫為周尚父常想前風每懷欽佇予以
寡昧嗣大歷服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彙茅

寂寞投竿罕至豈美璞韜彩未值良工將介
石在懷確乎難拔可令州縣搜揚所部或學
業優敏文才秀美或材堪將帥膂力驍壯者
一一採錄以聞○白鳥飛集苑中 上曰無
乃政不得其道而貽害於民歟遂命赦輕囚
承旨等奏曰稽諸瑞牒誠感宗廟則白鳥至
是瑞也非災也 上曰予實寡德何以致瑞
卿等勉思補闕永孚于休○三月命自今朝
參後親講儒生○敎曰天道生育萬物其有
風霜雷霆非好肅殺也以其乖僻沴蠥者不

得不蕩除使囿於太和元氣之化也人主撫綏兆庶其用桁楊鈇鑕非喜刑威也以其究頑暴逆者不得不誅鋤以行其大中至正之政也予以寡昧叨襲艱大凡有施措慮或失宜尤軫用刑未能明慎以觖輿望夙夜兢惕奉三無私反覆克審庶無向隅之冤顧自即位以來冒法抵死者已多是雖予德未上繼化未下究而然亦無非自罹邦憲以速其辜也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予豈愛一人之命坐視萬民之苦哉肆不得已加刑也嗚呼惟皇

上帝伊誰云憎尚慮大小臣民或未悉予欽
恤之意播告中外咸使知之○夏四月命大
辟覆奏時承政院詳察以啓○五月諭諸道
觀察使曰諸道置觀察使守令將以務農桑
整戎器禁盜賊非毒民自逸也聞忠淸道因
人至四百餘云心甚憫然其犯盜亂常者則
已其輕者宜速決豈可拘留獄中使之廢農
爭須體至意毋或滯獄○命成均館知事同
知事二員隨品差除文臣通訓以下每年春
秋政府及館閣堂上試詩賦等第啓聞成均

館儒生二百人以每年三九月政府及館閣
堂上會成均館講論製述連三次居魁者生
進直赴文科會試幼學直赴生進會試四學
儒生八十人亦如之從領議政韓明澮之言
也○始用象牙標信 上以舊用烏梅標信
多失易奸命改以象牙而圓其體前刻宣傳
後刻御押 大妃殿標信方其體前刻懿旨
後刻御押 中宮殿標信銳其體前刻內旨
後刻御押 世子宮標信直其體前刻徽旨
後刻御押凡各殿標信留宮時用之仍命政

院必書標信出納人姓名以防遺失鄭麟趾
等復請依中朝例稱第一第二於密符從之
○先是入定鍾後罷漏鍾前閉闕門禁人出
入而不鎖鑰至是始命闕門皆下鑰如有邊
報及關係國家大事者用宣傳標信開鑰以
爲例○六月命移安州寧遠穀二萬斛賑沿
江諸邑民○復史官試才以左傳通鑑中試
一書○定闕內入直人數又立出入官員跟
隨之法堂上三人堂下二人叅外一人○奉
桓祖以下影幀三十三函于璿源殿○改漢

城府尹為判尹咸吉道之利城端川移屬咸興鎮吉城明川移屬鏡城鎮而鏡城改稱大都護府從吏曹之啓也○秋七月 上以鐘閣不宜在城外也命右議政尹子雲等移設于城内○時旱 上減膳録囚閉崇禮門徙市于銅峴親禱永昌殿乃雨○國朝武定寶鑑成 上命諸文臣纂繼鑑至是成賜名武定寶鑑頒賜諸臣○命以五部為五衛中部曰奮勇衛東部曰驍健衛西部曰武昭衛南部曰忠建衛北部曰破虜衛○九月加上

王大妃尊號以順元添入於前上尊號明字之下以愼惠添入於前上尊號徽字之下上率百官進冊寶頒赦中外○知經筵事任元濬言大學衍義治國之律令 世宗常取覽成誦宜以此書進講經筵也 上可之○經國大典成初 太祖朝命撰元六典續六典 世宗朝又撰六典謄錄 世祖以其科條有前後牴牾者命崔恒等斟酌損益改定六典纔訖刑戶二典至是乃成具箋以進上曰 先王之志事也告于永昌殿○命議

恭靖大王廟號因大臣申叔舟等議格不行
○冬十月　上念直宿軍兵暴露之苦命設
茇舍於迎秋門內以庇其寒○十一月　上
自　世祖大喪後恒居廬次哀毀踰節仍以
成疾戊申昇遐于景福宮正寢　者山君成宗
大王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欽文
聖武懿仁昭孝廟號曰睿宗皇朝賜謚襄悼

國朝寶鑑卷之十四

國朝寶鑑卷之十五

成宗朝一

成宗康靖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大王

諱娎天順丁丑七月三十日辛卯誕降于東邸在位二十五年弘治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己卯昇遐壽三十八葬宣陵在廣州

睿宗大王元年己丑十一月戊申二十八日 睿宗大王昇遐 慈聖王大妃御康寧殿召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領議政洪允成等教曰元子在襁褓月山君素有疾者山君

雖冲年　世祖每稱其器度類　太祖立以
爲嗣何如叔舟等拜曰社稷之計定矣初
世祖有二子長　懿敬世子次　大行大王
上　懿敬世子之第二子也　懿敬世子早
薨　世祖育　上于宮中封者山君嘗與母
兄月山君婷讀書宮廡下羣宦列侍會天大
雷電震小宦死侍者皆顚仆褫魄　上獨不
變色舉止自若宮中異之至是遣衛士迎
上于私邸時年十三諸大臣啓于　大妃曰
嗣君成服後即位例也今不可循常宜即位

以定人心 大妃可之 上遂以冕服即位
于勤政門 大妃垂簾同聽政於是尊 慈
聖王大妃爲大王大妃王妃爲王大妃冊天
安郡夫人韓氏爲王妃遂告廟頒赦○教曰
予以眇冲叨承丕緒凡所施措悉稟 慈旨
然萬機浩繁罔知攸濟尚賴諸臣匡輔之力
其令中外各陳時宜無有諱避言而不中亦
不罪之又念爲政莫急於得人宗親文武六
品以上各舉賢能予當擇而用之○罷戶牌
法教政府曰戶牌之法欲知良賤人口之數

行之十年死者亦多而無一還牌是必轉相
借帶因此奸僞滋而刑罰煩民甚病焉是豈
立法本意乎其令罷之○命內侍除職毋過
四品○購天文地理陰陽諸書於各道○以
韓明澮兼判兵曹韓繼美兼判吏曹 大王
大妃教曰 世祖特置諸曹兼判書大行欲
自摠攬故除之今嗣王幼冲其置兼判書於
是以二人分判吏兵曹

庚寅 元年春正月教曰 世宗朝李純之金淡
精於天文今無其人宜擇人俾習天文院相

申叔舟等啓言前擇儒士李亨元朴孝元等使習天文今亨元爲繕工僉正未暇肄業宜改授閒官金石梯李鍾山亦解推步請幷肄業於本監 上可之○教司憲府曰奔競之法本欲禁其附權門有干請耳今宰相家親戚僚友不相往來慶吊迎送之禮亦不得行豈 祖宗立法本意乎自今吏兵曹堂上吏兵房承旨臺省摠府衛將判決事外並勿禁○以都承旨李克增爲司饔院副提調承旨之兼司饔提調始此○耽羅獻眞珠 上却

之又命諸道進貢虎豹皮減其數○二月葬
睿宗大王于昌陵申叔舟等請盡毁近地民
塚　上曰山川不增吉地有限更千萬世陵
室無窮恐後世人民無山可葬無地可耕宜
自今立法勿廣禁限○日本國關西路九州
侍所宗彦對馬州越中守宗盛弘遣使入貢
護軍宗家茂來朝○大司憲李克墩等上疏
陳時務十二條且請教官師長有成效者不
次擢用鄉學訓導教授大邑則用及第出身
小邑則用生進年四十有經行者考賢能授

官凡屢千言 上嘉納○三月命録高麗忠臣鄭夢周吉再之後○上雅愼重臨民之官保寧定山兩守令缺吏曹以録事之試才中格者擬望 上謂院相申叔舟等曰治民之官當用諳鍊吏事者何爲以此輩擬望也礪山郡守金元信珍原縣監金繼智陛辭 上引見以治民十七條面諭以遣之○吏曹進官制條格並從之一署經之法考其除授議其賢否必有釁咎輒不署經故士類畏淸議恥於爲非世祖罷署經之法臺省淸議無所施行今後朝士告身依舊署經一贓吏永不叙用累及子孫以勵士氣近來此法稍弛貪墨之徒無所懲艾依舊

擧行庶孽勿許赴試亦勿授顯官一平壤永
興府尹觀察使兼差一門蔭子弟年過二十
試一經方許從仕比來此法廢弛不學童稚
率多任官曠廢職事續六典門蔭條功臣及
二品以上子孫壻弟姪京外官三品守令子
孫曾經臺諫政曹者之子年二十以上吏曹
移文藝文館試一經中格者給牌還報吏曹
元六典門蔭條若祖父曾犯罪未經改正者
不許蔭授今後依六典施之一守令授職後
或憚路遠或憚邑殘規避者依六年不叙之
法一守令萬戶察訪不法一年二度遣行臺
檢察一外方教授或至十年不遞訓導必十
五朔而遞故教授憾其沈滯訓導坐計日用
皆不勤今後教授隨考黜即叙其五考二中
者及訓導三考一中
者并勿加階罷職○命京畿觀察使兼開
城留守平安觀察使兼平壤府尹永安觀察
使兼永興府尹京畿忠淸江原黃海觀察使

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命各年武科出身閑
散無所屬者随品差習讀權知每日赴本院
讀兵書習射本院堂上考察勤慢其有文武
才兼備者録名以報兵曹及都摠府試才調
用於東西班守令僉使萬户從兵曹之啓也
○夏四月成均生員權子厚等上疏言國初
泮水制度一依於古頖宮墻泮水缺焉且
國家别建一司於成均名以養賢頖因汰冗
並于豐儲倉請遵先憲修闕典 上命先復
泮水○五月帝遣行人姜浩等致祭于魂殿

仍須承襲誥命及冕服　上自迎至送動止無違禮天使還歸至弘濟院謂館伴魚世謙曰聞　殿下春秋十四而今見言動無一差失且聰明瑩澈真聖主也○六月旱教諸道觀察使曰自春徂夏亢陽不雨慮有所召下教求言臺諫䟽列中外官吏貪婪不堪任者以啓議大臣黜七人是皆前日考居最者何若是反歟守令或不體予意是豈敬天體上之義卿當率自身先救荒諸事盡心措置俾赤子得免于溝壑予將分遣臺官撿察之仍

命大妃殿物膳外限今年勿為封進兩麥
種預備收儲蕎麥趂時勸耕以備捄荒遂以
申叔舟具致寬洪允成等為賑恤使經理諸
道荒政○命禁大小人負葬地喩制廢民田
毁人居者○永安道觀察使李繼孫啓言本
道卽周之岐漢之沛而去京隔遠從仕王朝
負笈芹宮者百無一二以強悍為俗弓馬為
業棄禮義尚氣力習以成風獷者逆醜一唱
靡然從之變氣習明教化之術不過興學校
育英才耳今永興為一道首邑於本府鄕校

以聞望文臣特差教授擇列邑年少聰敏學生聚會勸奬則庶幾全才輩出盡爲朝廷之用矣　上嘉納仍命歲貢一二人赴成均館○上以民之寃抑者告該司受退狀然後告義禁府轉告承政院費粮淹留多不盡其情也欲置登聞鼓命議于院相院相申叔舟等言不考司憲退狀是開告訐之風只考退狀直呈當直便也　上從之○秋七月命自今都目政用新定吏典兵典官制○奉保夫人白氏請爵人　上曰予以幼冲因內謁爵人

則於國政何若復言者予必不佞白慚懼而
退○教曰外方儒生有志於學遠来赴館或
有疾病治救為難令戶曹量宜給藥○八月
下諭于永安北道節度使魚有沼賜以衣酒
先是金嶠為北道節度使與向化野人乞加
介會飲乞加介猝拔其所佩刀直欲刺嶠嶠
驚走避免事聞以有沼代之至是 上遣洪
貴達諭之曰永安一道吾東方北門撫馭失
宜所係匪輕近因邊將失人禍生不測今雖
甫定尚慮生釁閫卿行政清簡非但軍民畏

威虜亦敢慕爭附使邊氓奠枕雖古名將殆無加焉予甚嘉之今賜酒仍賜衣二領知卿老母僑居人家賜第以安之如有病醫藥以治卿勿以母為念益勵舊志俾北方無警幷賜五鎭諸將士酒○冬十月祔 世祖大王于太廟命停彩棚歌謠○上 大王大妃徽號曰神憲 王大妃徽號曰仁惠○以冬雨過多命停方物○十一月教諸道觀察使曰世宗朝諸道只設蠶室一所以近邑所居諸司奴婢助役 世祖以謂若每邑皆設則人

人自便蠶利與盛而近邑奴婢來往之弊可除令守令不體立法本意吏卒所過供億少緩則織成罪辜訴官鞭撻非徒無益擧道受弊今依　世宗朝例每道只置一都會鄕蠶此意宜桑處置都會參考舊例以附近諸邑人約定蠶母及助役人輪次均役以所出絲繭親監直進以賞罰之○教曰近來儒生專事浮文不務經學其勤勵節目商議以啓於是禮曹撰進節目命頒于學（節目）一經明行修可為師表者本曹及諸館堂上同為揀擇錄籍成均館四學官有缺隨品塡差其在他館未仕闕者亦

推移差授且除他務專委教誨一令四學儒
生分番夜讀一近年以來生員進士專不赴
學訴稱父母老病受陳省赴試甚不可今後
受陳省者勿許赴館試一文臣為外邑教授
屢年不調有違崇儒之意仕滿者隨即遷轉
罷官者亦隨才敘用一衣冠子弟雖有姿質
英明者不喜赴學皆為仕進之計草莽儒生
雖有精於經史者非科目無以出身自今每
三朔一次議政府六曹諸館堂上會成均館
講四書一經通曉者願從仕則隨才敘用

○先是 睿宗己丑崔恒等具箋進經國大
典然議者皆病其疎漏未備及 上即位之
初申叔舟等建請令六曹諸司條具六典事
例使恒等更加增删釐正至是上之命印頒
中外

辛卯二年春正月分遣相禮金永堅于全羅道宗簿正金升慶于慶尚道巡審災荒訪問疾苦永堅歸奏飢民有浮腫者有棄兒者 上下諭賑恤使切責道臣匿不聞之罪杖該守令之不用心賑濟者雖功臣議親並命勿貸

○二月追尊 懿敬世子曰温文懿敬王粹嬪曰仁粹王妃初 上之即位也以追崇所生名政府六曹議之盧思愼金國光徐居正鄭蘭宗等以為當稱宗稱王別立廟稱皇伯考姪子臣尊 粹嬪為王大妃申叔舟鄭麟

趾崔恒等以為宜追王不稱宗別立廟稱皇伯考孝姪使月山君婷奉祀封 粹嬪為王妃上從叔舟議○王大妃命購佛經于中朝侍講官金季昌言赴京還者皆傳中州人稱 上為英主譽言洋溢且嗣服之初毁佛堂禁人為僧尼今反求佛經不已左乎執義孫舜孝亦言 皇帝求海東青我國知 皇帝好遊獵臣恐中國人亦疑 殿下好佛也上告于 大妃寢之○三月 上視學祀先聖還御明倫堂親執酌賜侍講官酒命有司

分賜講書官酒仍講大學論語孟子從容問
難○野人兀狄哈尼麻車等來朝 上召見
賜酒野人等稽首曰本土之人咸仰 聖德
願為之氓而以邊將沮之莫不悶歎也 上
賜衣慰諭○上御仁政殿親策士曰帝王之
治天下國家必有其道以何道而臻至理歟
雖古昔盛治之主一有所失終累善政予以
幼冲嗣大歷服夙夜祇懼凡所施為罔知攸
措若之何則政得其道可以成善治歟比年
凶歉兩南尤甚發倉賑救軍儲告罄若之何

則倉廩實軍儲裕歟倭人往來比前為多供
億之數動以萬計將欲絕之則非懷柔之義
一從其慾則其費無窮若之何則待之得其
道而無弊歟其各悉心以對○策中叔舟韓
明澮洪允成崔恒金國光等七十五人為佐
理功臣○夏五月命匿名書雖關國家重事
並勿問違者抵法○大司諫金壽寧上疏略
曰禮不娶同姓所以厚別也本國之俗雖異
姓之親忌義與同姓無別今有再從兄弟相
與為婚於人情有大不安者請命有司定異

姓相婚之限設科取士正爲無階而進者宗
親以王室肺腑之屬官高地近苟有才行不
患上之不知必欲與孤寒之士角藝而進且
其任用不幸而不稱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
法其所以任用者豈所以保全哉請勿許宗
親赴擧 上議大臣從之○六月大司憲韓
致亨上疏陳時弊十六條 上嘉納又教曰
臺諫爲予耳目屢上封事極陳時弊此非祿
祿保身之輩予甚嘉悅大司憲韓致亨執義
孫舜孝大司諫金壽寧司諫成俊等十一人

特加一資以旌之○命驅出巫覡於城外又
禁都城中念佛所○教禮曹曰民風士習在
上之人崇奬而激勸之其令中外搜訪忠臣
烈婦孝子順孫啓聞旌別又令諸道廣刊小
學三綱行實等書教民誦習○秋八月命生
進居泮者圓點滿一百五十日始許赴館試
講一經通曉者隨才叙職○上行常參命監
察押班以糾朝儀○九月　王妃行養老宴
於宣政殿赴宴婦女凡一百五十四人有故
未赴宴者賜酒饌於其第○閏月　上御寶

慶堂夜召經筵官講國朝寶鑑至閔開上䟽論玄宗一身用姚崇宋璟以致開元之治任林甫國忠以致天寶之亂經筵官朴孝元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使玄宗慎終如始誠一無間則前後治亂豈若是相反乎 上曰用小人之禍至於敗國小人誠不可用也孝元曰分別小人最是難事此中庸所以修身為取人之本也 上以為然遂賜酒命自今經筵官二員直宿○冬十一月琉球國王尚德遣上官人信重進香信重語宣慰使裴孟

厚請受朝廷爵命永爲藩臣禮曹啓言信重居日本要路博多之地爲本國及琉球國所親信亦受我國圖書歲遣船来朝今又親来願受官爵非他倭人例請授從二品職從之○有雷異教曰冱寒之時雷電爲灾究厥所由實惟寡昧屢教求言未有直言極諫者屢教求賢未有薦進人才者董治百司而猶有惰弛者審理獄訟而猶有寃滯者詢訪民隱而怨咨尚多省罷工役而興作不息其令廣曉中外詳陳闕失以答天譴○掌苑署進暎

山紅一盆 上曰冬月開花出於人爲且予不好花卉後勿復進

壬辰三年春正月 上御夜對講貞觀政要至九人內四人非賊而煬帝並斬決 上曰煬帝固無道然其臣知而不言豈得無罪侍讀官鄭徽對曰表正則影直君明則臣忠裴矩之忠佞足爲明鑑檢討官蔡壽曰人君惡聞其過則人臣競爲諂佞而牽裾折檻者鮮矣

○祔 睿宗大王章順王后于太廟 后當睿宗爲世子時昇遐及 睿宗即位未擧追

冊禮 上之初年申叔舟等請追崇進號封
陵至是並祔太廟○遣使錫宴于永安平安
兩道觀察使節度使賜匹緞表裏等物○立
桓因桓雄檀君三聖廟于文化之九月山依
平壤檀君廟例歲送香祝以祭之從黃海道
觀察使李芮之請也○上御經筵謂領事申
叔舟曰人主宜知稼穡之艱難予欲於後苑
種穀以觀之如何叔舟曰 世宗於景福宮
後苑播種而令 世祖掌之 世祖親執其
勞 祖宗盛事可法也 上然之○三月禮

曺啓曰式年諸科自正月至五月畢試當東作之時擧子來往有妨於農請依中朝例每寅申巳亥年初試子午卯酉年春覆試 上可之○判中樞府事李石亨撰進大學衍義輯略蓋刪西山之繁文添以麗史者也 上立命典校署刊印賜石亨鞍馬○命士民男女貧未嫁娶者官與為資○湖南觀察使採玉進之 上曰此石似玉者況農月煩民豈無其弊後勿更進亦勿禁人採尚衣提調以外方所進貂鼠皮品惡請退而易之 上曰

人主豈可以一己而勞民乎自今不甚惡者勿退也○夏四月蓬原君鄭昌孫右議政成奉祖年過七十命依大典賜几杖○六月上聞士夫家多不立廟祭以紙牓教曰 世宗朝命士大夫依文公家禮使之立廟庶人立淨室祭以四仲朔今此制陵夷士夫尚多不立廟者況庶人乎其令禮曹憲府另加檢察○秋七月教曰生財在務本裕財在節用如欲節用必先儉約蓋奢侈則用廣用廣則財竭我東方山峻水駛土地瘠薄雖勤儉節

用猶患財力之不裕況棄本逐末爭尚華侈
者乎予爲是慮嚴逐末之禁定役民之法使
之專意農桑罷不急之務除無益之費內而
宮中外而百司悉省調度自公卿至齊民各
體予意共享太平也議政府請令典校署印
頒 聖教使中外咸知 聖上導民之至意
從之○命畫工崔涇安貴生摸寫 昭憲王
后世祖大王睿宗大王御眞奉安于璿源殿
使申叔舟記其事名曰永慕錄○日本國上
松浦源納遣四郎衛門正秀入貢正秀托言

丁亥年間朝京承 世祖面敎摸御容安于
博多地聖福寺時時放光今奉至蕎浦欲嘗
試朝廷處分 上以問于諸大臣申叔舟等
以爲此亦見 世祖威德之遠被也然受之
則爲外夷所侮却之則彼必棄之賤汚今當
語正秀曰我國之法潜寫君王御容者其律
甚重爾遠人故不責之也令觀察使躬至蕎
浦設壇奉燒厚遺正秀以遣之宜也 上命
如其言○冬十一月 上率百官進宴于
大王大妃以 大王大妃誕日也○禮曹啓

請依 世宗世祖朝故事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議政府六曹館閣堂上會于成均館課試儒生以為式從之○命諸道觀察使設都會取其優等者直赴生進覆試三南各取五人餘道各取三人○慶尚道進白雉黃海道進白麞命放之山林○十二月建懿廟于延慶宮後園命月山君婷奉祀○諭永安北道節度使魚有沼南道節度使李經平安節度使辛鑄等曰窮陰風勁念絶域勤勞特賜貂裘貂帽可領至也斥候烟臺之軍蒙犯霜雪令

送毛衣防衣氈笠氊帽煖耳帽卿其分授之

癸巳四年春正月大司憲徐居正言諸司奏事或啓目或單子而憲府啓事則舊例下官言于承旨承旨傳于宦官轉啓之際語多錯誤宋時劄子之規簡易可行也 上從之○復行輪對之法○夏五月罷左右鷹坊○秋八月教曰儒生犯罪學官以學校之罰論斷勿移有司重者須經有司論斷○九月設耆老宴于訓鍊院二品以上年七十者並許赴命都承旨賫法醞賜之越四日 上御仁政殿

復行養老宴○帝王明鑑成　上採歷代帝王及后妃善惡可法可戒釐為三編平居觀省○刑曹奏囹圄空賞堂郎有差

甲午五年春正月命撰大典續錄先是命經國大典自甲午二月初一日始用至是又以大典之所不錄者錄成續篇與大典幷頒○大司諫鄭佸等上劄言學問之道當惜寸陰今閒停經筵觀射後苑寒曝之戒臣竊憂之上御書其尾曰爾言至可予實誤焉○夏四月　上雅好文學日三御經筵與講官反復

論難日晏乃罷尋慮院相久坐爲勞命不俟
講畢先出○五月五禮儀成初 世宗命許
稠及集賢殿諸儒臣旁採禮書兼用中朝諸
司職掌洪武禮制東國古今詳定禮等書參
酌損益倣杜氏通典撰定五禮及 世祖朝
命姜希孟成任改修五禮中可施於當今者
更名五禮儀未及脫藁 上旣定大典復命
希孟及鄭陟李承召等諸人仍而纂輯使申
叔舟總裁之至是書成命典校署刊行賞叔
舟等有差○六月教曰疾疫盛行令醫巫賫

藥救療庶人賤隷之病者出置東西活人署治療其物故者隨即埋瘞○閏月教曰祈雨得應猶未周洽欲依齊景公故事出舍草野三日親禱○秋八月大司諫鄭佸等上劄言西旅貢獒太保進戒文帝却馬史稱倫德古帝王遠珍奇之物而不畜于國者誠以喪志而貽患於國家也 聖上罷鷹坊以示不復用今於都牌柳沫之第常養海東青鷹師亦受遞兒職是有罷鷹坊之命而實未嘗罷也願命放之使一國臣民曉然知 聖上之所

尙未嘗在於外物也 上立命放海東青○

九月 上謁齊陵厚陵至松都將親祭于穆

清殿松都儒生李德根等上疏言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况五百年大都豈無耕莘釣渭者

且 殿下祭真殿而不祀文廟是非隆師重

傳之意也願謁文廟試取人才於是 上至

文廟謁聖而試士以未有 世祖故例不果

行賜儒生米三十石綿布五十疋命盧思慎

徐居正等饋諸生將留覽前朝宮闕遺址會

昌城君成奉祖訃至 上趣駕還都○冬十

二月諭諸道觀察使曰自古願治之主以求賢爲急予即位以來搜訪遺逸登庸非一尙慮文武之才未盡見用卿悉咨訪雖一才一藝詳錄以聞

乙未六年春正月始親耕藉田前一日上親享先農于郊壇（祭儀見五禮儀）翌日耕藉上五推宗臣宰臣七推諸判書大司憲大司諫九推如儀（儀節見五禮儀○樂章殿下出大次奏與民樂曰天粒我民誕降嘉穀稼穡惟難不自暇逸肇民農功事我新田示民有道務本爲先殿下耕藉奏與民樂曰念我稼穡事日亦既春于邦于耒必躬必親五推五反古訓是式勸我民天惟民之則殿下陛降觀耕

臺奏與民樂日日既耕止日亦勤止上下臨只衮冕煌煌只萬目咸覩如日之昇終善且有福祿是膺王世子宗室宰臣判書臺諫耕耤奏繹成日有儷其壇有椒其芬嗟嗟宗公日亦駿奔以耕以耡以佑我王明神有賜迄用豐康仍行耆民勞酒禮

禮畢還宮受百官賀大赦教文曰食為民天農為政本然而寒耕暑耨霑體塗足終歲勤勤惟農最苦上之人苟不以身勸之則孰肯服田力穡趍於勤苦哉若稽古昔聖君哲王咸有耕耤之舉以倡于上周宣不復於古而㣲公致諫漢文能修其制而班史特書予以眇末纂承丕緒不自揆量思闡古義承家理

國愛人利物夙夜于懷苟便于民豈敢憚勞
爰命有司探討舊典乃於今年上春吉辰親
祀先農躬秉耒耜以先民庶屬玆曠典之初
講宜推渙汗之寬恩自某日昧爽雜犯以下
竝宥惟爾耆老軍民人等各體予意率勵羣
下捨末務本盡力耕稼諸道觀察使分憂方
面百責所萃而勸農一事實爲之先其令長
民之吏日夜飭諭無敢少忽盡緣南畝治其
陂澤利其器用糞其田疇其耕必深其耨必
易勤業力作毋致鹵莽毋興修以廢其事毋

追胥以失其時毋科歛以竭其力使吾民得
專意於農功苟能吏民同孚上下相應庶可
以屢獲豐穰而登我至洽矣於戲秉耒隨牛
非為文具之自衒務農重穀尚知予意之所
存嘉與南畝之民共享太平之樂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慶尚道觀察使金永濡刊進陸
宣公奏議 上賜衣以奬之○二月以魚有
沼為右參贊仍留節度北邊○三月 上謂
右議政金礩曰泮水雖命復舊然工役重大
且 先王所作恐不可輕改也礩曰成均勝

一葉脫

曰綺華廣延亭西岾門曰平昌南行廊門曰
永和北行廊門曰永平內司僕南門曰雲錦
外東山門曰延陽左夾門曰光範右夾門曰
崇範南墻門曰丹鳳內西墻門曰宣秋左閤
門曰肅章兼司僕廳新大門曰延福內司饔
上東門曰小春北門曰小東中宮差備門曰
延禧承政院南門曰延英西行廊門曰金虎
外西墻門曰鎮金西墻門曰曜金後苑北墻
門曰拱辰新北墻門曰閶闔東
墻門曰青陽外北墻門曰廣智○九月戶曹
以諸道穀稍稔而租稅不足請更審之上
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其勿更審○冬十月
上御夕講侍讀官李孟賢奏曰古者工執藝
事以諫漢興始置諫官凡言事皆責於諫官
諫官之言不可不聽 上曰予卽位七年豈

無過擧然尚不閒讜論故一日三接盖欲聞讜論也如有所言勿復隱○教曰樂之於國大矣我 世宗命朴堧制為鍾磬叶于律呂樂於是一備猶慮久而或差揀文臣質近者仕于樂學講究律呂俾精其業 世祖尤重之至設樂科必欲責成而人不知禮樂大關風化以為伶人所業而賤之莫肯就試予恐祖宗美意有所不副聲樂遺法終於缺廢故擇朝官曉音律者並為勸勵條件其依此施行於是以朴孝元金漬成俔蔡壽任興倓承

文院例差掌樂院兼官赴院肄習○上採前世明君暗主所行善惡事蹟命工圖畫于屛詞臣作詩書于其上坐臥觀省以爲勸誡○命賜四書五經于平安永安兩道俾儒生願學者習之

國朝寶鑑卷之十五

國朝寶鑑卷之十六

成宗朝二

丙申七年春正月朔　上率百官陳賀于　三大妃殿進表裏○上　懿敬王廟號曰德宗祔于太廟初追王　懿敬時以自覊朝無追王奏請之例而不為奏請於中朝及請承襲使權瑊還奏太監鄭同以為　懿敬封王亦當奏請也至是　上遣金礩等奏請中朝中朝賜謚懷簡頒誥命　上議大臣始加上廟號行祔廟禮　大王大妃教以當從兄弟之序

諸大臣議同遂奉序于 睿宗室右陳賀頒
赦如例○大王大妃還政于 上 大妃以
懿旨下議政府曰母后預政特一時之權宜
今上年已長聖學已就裁決萬機動合規度
非老婦所宜贊自今無預庶政優游養年永
觀太平而已政府其悉此意曉諭中外於是
上遂親庶務命承旨親啓事於 上前以防
宦侍壅蔽○行常參 上謂左右曰人各有
見自今下旨有不便者其各論執以奏○三
月 上御仁政殿策士命尚傳搜場中挾冊

者幾數十人　上命罷場明日改試其策曰
天下之理會在吾心苟求其理理無不通盖
日月之行有常度而日月之蝕亦有數先儒
以為精曆數者雖百世可知也然孔子於春
秋必書日蝕何歟先儒又以為人君修德行
正則當食不食既有常數則為此說者又何
歟且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太陽太陰一
而已堯時十日並出宋之兩日相盪抑又何
理歟潮汐之說先儒之論不同其消息之理
可得聞歟東海之無潮錢塘之三日不至抑

何理歟火者陽之精水者陰之精各有其性則有溫泉而無寒火何歟冰有蠶而火有鼠柳有是理乎橘渡淮而為枳貉踰汶而死又何理歟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民惟星又言雨暘燠寒風以為肅乂哲謀聖之應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果為五事之應乎天下之理無窮理無不通然後可以言儒者矣將欲觀子大夫窮理之學其著于篇○都承旨柳輕以七年居職辭免 上謂知經筵事洪應曰刑房承旨玄碩圭言行皆當於義

且使獄訟無寃滯今欲右賢趍授都承旨於
古有例否應對曰　世宗朝之安崇善　世
祖朝之盧思愼皆以賢能趍拜都承旨也
上乃以碩圭代輕爲都承旨○教曰諸司文
書爲吏者率不檢藏散逸太半自今依中朝
例每衙門各置樴作綜懸籤解由傳掌出納
之際該官親監○罷院相自　大妃還政之
後諸大臣乞罷院相　上不聽至是教曰政
院卑下屢致大臣心甚未安且耆舊之臣晨
昏出入有乖調養之道院相自今罷休○夏

六月旱命漢城府五部修溝洫淨阡陌掩胔骼復分遣注書史官於諸道察官吏之奉行勤慢○命蔡壽權健許琛俞好仁曹偉楊熙止等賜暇讀書於山寺先是 世宗朝命集賢殿學士賜暇讀書課製各體賞賚而激勸之由是人才輩出及集賢殿罷賜暇之法亦隨而廢至是 上命政府吏曹館閣堂上抄啓讀書文臣復撰勸奬事目〔事目〕一各其所讀經史卷數每於節季開寫以啓一每朔三次製述與藝文館官員月課一時製述等第勸賞亦依藝文館施行一正至及大慶大賀外凡一會勿參亡何知經筵事徐居

正奏曰賜暇文臣肄業於城內則交友來往
歸家頻數心不能專一臣在 世宗朝與申
叔舟等讀書于山寺今亦使之讀書山寺便
也 上可之其後修龍山廢寺名曰讀書堂
使肄業其中令節賜讌時人謂之文章接○
秋七月慶尙道觀察使柳輕於誕日書魏徵
十漸疏爲屛簇以金綃進之 上手書下諭
曰卿在喉舌盡言不諱予嘉卿忠擢寄重任
治務之餘留心格君之非書箴規於屛風警
予心於屋漏當寘座右以想卿嚮我之誠今

賜御衣以彰卿愛君之意仍命中官賫法醞往賜謂曰屏之飾金綃未盡善也○諭諸道觀察使曰治國莫先於教化教化必先於學校應學者不以孝悌忠信為本嘗判小學皆令學習實效未聞誠可歎也卿令諸邑儒生講誦第其能否歲抄以聞○八月飭諸道築隄潴溢以盡灌溉之利

丁酉 八年春正月教曰正殿用女樂非 祖宗常法 世祖特一時權宜用之因循至今今後正殿禮宴勿用之其歌舞童預令教習○

閏二月賜宴經筵官于廣延亭御書諭曰人君不學而能治國者鮮矣予以眇昧叨莅東土遑遑臨履今已八九年矣卿等咸勸力學欲使予知進退存亡之幾曉治亂安危之迹其功不可不酬今賜酒樂以示尊師重道之意春日可賞其各盡歡○三月 王妃始行親蠶禮

(節目)一禮記祭義大昕之朝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注大昕季春朔朝也杜氏通典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今於三月内待桑葉已生行之一禮祭統諸侯夫人蠶北郊以供冕服漢制春蠶生而皇后親蠶於苑中蠶室今依漢制於後苑築壇一宋制采桑壇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今依此築一禮祭義天子諸侯有公桑蠶

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有閉之宋制於先蠶壇側築室四面各墻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搆殿一區爲親蠶之所依此制令該司除別搆殿設帷殿一通典皇后享先蠶禮畢詣採壇宋史命有司享先蠶于本壇今蠶壇在北郊桑壇在後苑親祀爲難依宋制遣官一從通典皇后至採桑位尚功奉金鉤司製奉筐從採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各具女侍進筐鉤今依此令有司造筐鉤以錫爲之○

親蠶儀前一日掖庭署施帷幄於採桑壇外其日王妃服鞠衣乘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命婦隨行尚宮前導至壇降輿王妃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退復位王妃還幄次內命婦詣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縷切之婦授內命婦食蠶灑一薄訖內外命婦王妃還宮○樂章王妃出大次奏繹成曰維蠶之利衣被生民道我女紅必躬必親菀彼桑柔承我懿筐靡敢憚勤以訓四方王妃還大次奏與民樂曰威儀卒度淑愼不忘曰嬪曰

嬙承事靡遑陟降孔時禮告成受天之祜惠我函生云 遂御宣政殿受
內外命婦賀致詞○夏六月藝文館修撰成
聃年上書言事賞毛馬裝一部○秋七月命
禁婦女再嫁其再嫁人子孫勿許授官赴擧
著爲令　上命名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議
再嫁之禁鄭昌孫等以爲依大典更歷三夫
外勿論便也任元濬許琮等以爲再嫁者一
皆禁斷其子孫不許入仕誠爲勵名教之道
也　上教曰傳云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是以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自世道

日早士族之女不顧禮義或奪情或自媒壞家風玷名敎若不嚴立禁防難以止淫僻之行自今再嫁女子孫勿齒仕版執義李瓊仝言其有所妨碍 上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國家立法當如是也○八月始行大射禮上詣成均館釋奠先聖御明倫堂命題試士臨射壇設會禮如 世宗朝正至會禮酒三行 上發乘矢一獲宗親議政以下六十八人耦射獲者賞不獲者罰(射儀見五禮儀○樂章御射奏繹成日思樂泮宮駕言戾止以享以祀禮儀卒備旣抗大侯弓矢斯張四鍭旣樹萬民所望侍

射奏繹成日於樂泮宮於論鼓鍾凡百卿士日皆景從以燕以射矢其德音獻爾蓑功罔有不欽仍坼名取四人即日放榜陳賀賜內廐馬遊街環橋門觀者數千人乃教曰三皇威制利用弧矢六藝和容率由飲射明侯昉於有虞擇才徵於周室所以崇三射之禮立五善之目雖沿革或殊遵習無曠叔季以降莫之或講豈日給之不暇將設施之有待予以眇薄纘承丕緒懼不克荷夙夜祗畏尚賴祖宗之靈丞弼之力朝廷稍洽邊鄙不警中外寧謐盖亦有年宜射侯而觀德詎愛羊而

去禮迺撰吉辰戾于文廟躬行舍菜之禮燕畢取士之儀爰就射壇備陳物采夏官分進退之規伶工奏蘋蘩之節主皮之能莫尚君子之爭可觀君臣明義百禮式序況斯禮之行達于庶民鄉飲之義亦所當講所在監司守令迨此閒暇以時舉行同我太平之樂以興禮讓之風咨爾臣庶體予至意○諭永安觀察使李克均曰永安一道即 祖宗興業之地頃者李施愛之罪窮凶極惡而愚民信從自取滅亡是何異赤子無知而入井也然

世祖大王只誅首惡脅從不治仁且大矣問
有胥動浮言自底于律反側不靖猶未止也
卿其體予至意廣諭父老無復驚疑各田爾
田各宅爾宅安居樂業毋干我刑○持平金
彥辛劾玄碩圭比之於盧杞王安石 上曰
當遍問議政銓曹若無其實爾受欺君之罪
否彥辛對曰臣當受極刑也 上乃召議政
銓曹問之皆對曰不知其為小人也於是
上下旨義禁府鞫彥辛禁府讞以欺妄律杖
一百徒三年 上曰罪當死也何律之輕遂

命押彥辛至政院鞫之同知中樞府事金紐
上䟽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也言及乘輿至尊
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今碩圭之為君子
為小人臣未之知假使碩圭君子也而彥辛
指為小人亦不過錯料誤執耳況碩圭不次
超擢位列六卿可謂赫赫大臣顧彥辛微者
披肝露膽敢争於雷霆之下言雖不中有古
骨鯁之風誠宜褒奬以勸士類而反抵於罪
臣恐自此臺諫解體也　上曰彥辛自言身
被極刑予當裁斷卿其退去仍命中官問彥

辛曰汝今當死能知當初所執之誤耶彥辛對曰臣初不畏死亦不知所執之誤也 上又問謂碩主小人則用碩主者予也其將比予於唐德宗宋神宗乎彥辛對曰德宗用一盧杞神宗用一王安石今碩主兼二人之奸邪乃 殿下用之臣以為 殿下殆有過於二君也於是 上教曰臨死不易辭信也予豈效桀紂之殺諫臣哉即命解其枷杻飲以酒使之就職亡何諸諫官上䟽匡救鞫諫官之過 上下教嘉奬○冬十月輪對官白勛

請令館學儒生以青衿團領行于京城街路
上以問領經筵事金國光國光對曰 先朝
嘗欲行此而未果令使儒生異服則居館者
必少矣 上曰儒生而恥儒服是恥學聖人
之道也其可乎知經筵事李克培曰若使之
戴笠而服青衿必易從也 上可之李則曰
中朝人行于路上皆拱手我國人闕內亦不
然此可禁也國光曰昔則闕內胡跪皆立者
皆有罪近因法禁解弛而然也 上復命立
放手之禁申胡跪之罪○以許琮爲平安道

巡察使賜彤弓矢貂裘諭之曰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西陲之事專委卿節度今賊變雖
不在我境然變生不測卿其愼之仍宣法醞
命都承旨遍賜從事官軍官酒以送之○琉
球國獻猿 上命太僕畜之承旨孫比長白
上曰臣知 殿下絶意玩好而太史氏書于
策曰太僕畜猿云則安知後日不謂 殿下
好奇玩乎 上曰詩云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況使遠物飢寒死可乎予匪爲玩好也○朱
溪副正深源上疏略曰昔者先王昧爽坐朝

退適小寢未嘗深居宮中故君臣之道交孚
上下之情不蔽忠邪可辨啓沃可進聰明由
是而日開道德由是而日進後世則不然深
居宮中所與處者宦官宮妾至於視朝經筵
儼然列侍君臣情志邈不相孚臣願 殿下
於宣政殿後別搆小殿寫古今銘戒積左右
經史聽政之暇引見羣臣之可為師友者從
容宴語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況君王之生實受天命修德行政災害自
去如其反是人怒神怨雖日費千金供享禋

姦何益之有哉故我 太宗大王命罷祝壽齋 世宗大王又罷年終還願凡諸佛事罷之幾盡載在史籍歷歷可考所以貽訓後嗣者豈不明著乎臣願 殿下遠稽先聖近法祖宗凡干祈禱一切禁斷禮曰非其鬼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此必然之理也高麗之季瀆亂鬼神著圜壇之祀天諸山之祈恩乃其尤者我 太宗大王革圜壇罷祈恩使先王之禮復明於世今 殿下令法司悉刷巫覡驅諸城外使士庶無得行淫祀違者科

罪然松岳祈恩令出宮闈星宿廳之作又於
前日之所令臣願 殿下遠稽古制近遵先
憲凡干淫祀一切禁斷古者聖人制爲冠服
齊內外明威儀使人知有別於禽獸我東自
麗儒鄭夢周建議革胡服有官者紗帽京外
學生平頂巾及我 太宗朝儒生冠服依中
朝國子監生例然後千古弊俗一大變也今
聞 殿下令儒生於街路着青衿而不許頭
巾然則身可爲儒而頭不可爲儒耶治莫大
於文教教莫大於禮儀願 殿下察之疏入

上御書嘉奬特賜豹皮命罷誕日祝壽齋深
源與金宏弼從遊深明經術兼通醫理爲士
類所推重○命平安道諸邑穀庫所儲軍餉
逐年斂散用舊蓄新○上御夕講命侍講官
崔淑精等作揲蓍法以觀之淑精言今時知
律呂新書者惟鄭麟趾一人而已麟趾若死
此書絶無傳也上即命擇朝臣中年少聰
敏者學習新書於麟趾

戊戌九年春二月設弘文館置學士更日直宿
侍講經史初世祖朝罷集賢殿其所貯書

籍移藏於藝文館尋命梁誠之考校書籍分藏于內外閣誠之建請藏御製之閣名以奎章閣藏諸書之閣名以秘書閣皆置大提學直提學等官 世祖因其言議設弘文館未及行 上之初年命於藝文館增置副提學以下十七員凡文翰經筵記注等事一如集賢殿古例至是藝文館奉教崔乙斗等上疏言修撰以上雖兼春秋而依舊以侍講論思為重奉教以下雖帶經筵而依舊以記言書事為重異職混處非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乞

即參酌古典別作一局以復 祖宗之制於
是命議諸臣改設弘文館置領事大提學提
學副提學直提學典翰應教校理修撰博士
著作正字等官凡二十員其副提學以下皆
兼經筵知製教而藝文館減副學至修撰其
奉教以下八員專掌記注詞命之事○命承
旨宣醞於成均館仍賜二畫鐏二畫鍾以釋
菜飮福日也○夏四月雨土教曰昔隋帝鑿
山掘土役在不急會天雨土日官奏云土功
繁興民怨所召今崇禮門之役出於不得已

無乃又有不急之役乎天之譴告必有所自
卿等何無一言耶承旨李瓊仝等以加搆太
倉撤民墻屋爲言仍請諸道田稅量留本邑
以爲緩急之需 上嘉納○始行養老禮於
國學先是同知經筵事李坡言親耕親蠶大
射凡古昔盛事 殿下皆舉而行之所未備
者惟尊事三老五更耳方今鄭麟趾鄭昌孫
等皆朝暮之人若無老成之臣 殿下雖欲
行是禮得乎於是 上遂行養老禮至成均
館入御次持平李世匡正言成聃年啓曰金

守温誠孔門之罪人不當與於斯禮請黜之
上以問于政院政院對曰守温上書 世祖
朝自願出家成佛仍逃之山寺故臺言如此
乃命守温勿與於禮 上具冕服酌獻文廟
退御明倫堂行酳侑之禮侍臣學子凡二千
八百餘人 上遂乞言於羣老羣老以次對
梁誠之出袖中疏以進曰臣口訥不能言請
以疏對 上覽之曰誠為治之藥石當置左
右以時觀省○幼學南孝温上疏陳八條一
正婚姻二擇守令三謹用舍四革內司五闢

亟佛六與學校七正風俗八復昭陵其論謹
用舍曰 殿下引見慶延收用林玉山崔小
河用人當矣臣竊觀慶延孝心純至天感亦
多心通性理之正學有經濟之才國人皆不
以百里期之而竟以尼城縣監赴任延年老
若過六年又加老矣昔燕昭王事郭隗而樂
毅至今 殿下信任慶延則賢於延者豈遠
千里哉其論復昭陵曰昭陵見廢二十餘年
寃魂無依臣不知 文宗在天之靈肯獨享
禴祀蒸嘗哉若曰三世所未行者今不可追

復則請以 世祖戊寅之訓明之其訓 睿
宗曰予當屯而汝當泰若局於吾跡不知變
通非所以順吾志也夫事有可行之時有不
可行之時豈可泥於古哉時朱溪副正深源
亦上䟽請勿任用勳舊且言咸陽鄭汝昌泰
仁丁克仁恩津姜應貞皆聖賢之徒也孝子
慶延乃社稷之器而非百里之才也由是勳
舊韓明澮等大懼都承旨任士洪與同副承
旨李瓊仝迭啓于 上曰復昭陵事非臣子
所敢言且深源孝溫與姜應貞鄭汝昌朴演

等別為一羣初為詭異之行推應貞為夫子指演為顔淵戰國處士之横議將復行於聖世請鞫深源孝温以遏其流弊　上曰謂之朋黨則不可且予既求言從以罪之非求諫之道也遂不問下旨議政府俾韓上黨等請勲臣曉予不信之意孝温冲澹灑落嘗師事金宗直宗直不敢名必曰吾秋江秋江孝温號也與金宏弼鄭汝昌為道義交與金時習安應世為物外交時習奇其才勸之應舉曰子則異於我不仕無義也由是孝温為陳此

疏以卜其出處時年十八自是不復應舉放浪以終其身○任士洪有罪削竄初士洪當上初年請罷内佛堂頗有聲稱 上亦嚮用然士洪外若嚴重内實陰邪好以機數傾陷人嘗嗾諫官劾去玄碩圭規取都承旨又羅織南孝溫朱溪正深源之罪將欲網打士類以媚悅於勳舊公議齊憤至是副提學俞鎮奉教表沿沫等上疏言近者雨土前史稱蔽賢及不肖食祿之應都承旨任士洪陰險邪佞凡古小人之態皆兼而有之其父元濬臧

行惡跡著自 先朝請竄士洪父子以答天
譴 上召兩館臺閣問之大司憲柳輕言誠
如館䟽所斥也 上曰然則前日御何不言
之也對曰跡未露故不敢也 上即命收士
洪告身元濬不可以子罪及其父勿問應教
蔡壽等請曰臣等義不與元濬同周旋於經
筵乞罷臣等之職 上允之朱溪副正深源
奏曰 殿下之並罪兩館及士洪父子何哉
士洪即臣之姑母夫詳知其為小人也因歷
數其奸邪狀 上復召沿沫等及士洪父子

問其狀沿洙因面斥士洪嗾諫官劾碩圭事
士洪語屈不能辨 上乃教曰其復兩館人
之職非朱溪等豈知也慰諭以遣遂命寬士
洪○冬十月副提學成俔等上疏陳治道八
事曰興學曰從諫曰辨邪曰奬恬曰斥佛曰
崇儒曰居敬曰愼終語多切直 上命承旨
賜酒肴於弘文館仍御書下教曰罪諫者紂
拜昌者禹不褒當時之直臣安能起後日之
寒蟬故賜酒肴不妨扶醉○韓明澮言 德
宗敬陵宜設欄干等象石如 穆翼度桓諸

陵例 上曰敬陵之不設象石 大妃懿旨
也竟不從○十二月命自今每日視事○上
進宴于 三大妃殿復召諸宗宰賜酒樂書
下詩一句曰昇平今日醉無妨禮曹判書李
承召即席足三句為一章曰魚水相歡共一
堂安不忘危古所戒更思王業繫苞桑○東
文選成 上以我東方文章多炳蔚可觀也
命大提學徐居正抄出新羅至本朝詩文勒
成一部以為藝苑之楷式

己亥十年春正月以藝文館大提學徐居正兼

弘文館大提學先是國初只有藝文館大提學至 世宗朝始設集賢殿大提學而殿館不得相兼常有兩大提學焉至是難其人使居正兼之兩館大提學之例兼自居正始○二月平安道觀察使玄碩圭有治績 上以御書褒之仍賜御衣法醞○承旨成俔請御苑觀射日使臺諫入叅糾察勳戚之縱酒失儀者 上曰君臣之間專主嚴敬則上下否隔情志不通 祖宗朝古例不必改也○夏五月命大提學徐居正纂 世祖實鑑時領

議政韓明澮奏言 太祖太宗世宗盛德大
業載於國朝寶鑑而 世祖朝尚闕焉請以
世祖訓辭及兵法纂輯成書以續寶鑑故有
是命○命殿最毋拘人情一循公議○六月
上御晝講侍讀官李昌臣遘疾不入對 上
使內醫持藥救療仍命今後經筵官之在闕
有疾者皆用此例○冬閏十月建州女真數
寇中朝邊境 帝勅諭我國夾勦之 上以
魚有沼爲西征大將領兵往攻有沼以江水
氷解不濟而歸 上治有沼罪復以左議政

尹弼商爲都元帥與節度使金嶠領兵四千
直擣賊穴俘斬醜類焚蕩屯落幷得被虜遼
東人口而還 上遣魚世謙獻俘中朝 帝
下勅褒諭賜綵緞白金紋錦西洋布復賜弼
商嶠有差

庚子十一年春二月 上詣文廟親行釋菜試
文士於明倫堂試武士於下輦臺各取三人

○秋八月敎曰百僚賢否羣黎休戚係于人
主之一身人主有失庶職無所修明萬姓無
所依庇今秋早霜且雹以害禾穀未知寡躬

有所失歟大臣非其人歟抑百姓有寃而未伸歟其令中外大小臣民實封以聞○召領議政鄭昌孫吏曹判書徐居正禮曹判書李承召謂曰欲用塑像以尊先聖先師其以此意發策於弘文館以求至當之論○九月監察徐彭召上疏言武士授國政恐啓武人專權之漸 上召政府六曹摠府教曰一於文則無以外攘一於武則無以內修即位以來迭用文武者此也今彭召欲不用武士予欲加罪僉曰方下書求言不可以言罪之 上

遂優容焉○冬十一月輿地勝覽成初 世
宗撰地志具載我國地理如歷代史志之體
專主簡諒至是大明一統志自中朝出來凡
人物墳墓樓觀詩章該載無遺 上覽而喜
之命宣城君盧思慎等倣其例成書賜名輿
地勝覽印布中外
辛丑十二年春三月教曰國家興亡由於風俗
淳薄而正風俗必自正家始古稱東方貞信
不淫近者士族婦女或有失行者予甚慮焉
其以諺文印三綱行實列女圖頒賜京五部

及諸道使村婦巷女皆得講習庶幾移風易
俗○夏六月大旱 上屢親禱雨不雨乃教
議政府曰君道得則風雨時禾稼登否則陰
陽戾饑饉臻近年以來歲不豐稔民有饑色
山多盜賊今又大旱土地龜坼水泉幾渴禾
稼如燒咎實由予事感於下變應於上予欲
與卿等恤寃理枉賑鰥寡孤獨進賢退不肖
輕徭薄賦變災爲祥卿等各罄乃心以答天
譴又教曰用人爲難知人爲尤難貌恭言直
內實不然者有之貌言不敏心行忠直者有

之況下僚草莽雖有賢才予何由知傷和召
災未必不由於此今欲廣求賢才共成治平
其各薦人以副予意○秋七月命朝官犯罪
囚典獄者移義禁府以為例○先是以旱避
正殿遷市肆至是得雨始御殿還市○冬十
月教曰苑囿之設非以病民也常於農隙親
講武事舉蒐獮之禮耳今有司禁民樵採禽
獸益繁有乖為民除害之義古不云乎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自今苑囿所在悉令弛
禁與民共之○上日召經筵官叩問經史尚

論先儒同異之說歷代治亂之迹時有規諷
上聽之亹亹輒至夜分諸臣請退 上曰古
人有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氣質自然變
化予今日得聞所未聞裨益弘多不為疲也
○先是 上之二年命於經筵置特進官以
三品以上備三望差除至是復命特進官并
抄文蔭武二品以上無定額使玉堂長官抄
啓而非曾經政府六曹漢城府者勿抄
壬寅 十三年春正月 上獻壽于 大王大妃
殿仍親製春帖詩以進之詩曰三元佳氣妙

春陽斗柄東回百物香臘雪欲消延曉日東風送暖入椒觴門門鷄唱新年瑞殿殿雲開舊日光罔極情懷何以報惟知慶祚祝靈長頒甲春初喜色來雲凝殿裏瑞光開椒花香動千年頌栢葉青浮萬壽盃羲日未消千嶂雪舜風先發一園梅乾坤萬象眞如舊屈指嘉祥未罄枚 上誠孝篤至 三殿同處一 大宮事之如一 甘旨必親調藥餌必先嘗 王大妃晩年患瘓每見 上病輒少間入稱孝感○夏四月 上御夜對講罷宣醞經筵

官於政院教曰非貴爾等所貴學聖賢道理也命自今經筵官夜對往来給炬火○六月教曰古昔賢君莫不選賢與能共康庶績我國家設科取士又立薦擧之法欲其才德之士咸使登庸求賢之路不為不廣然滄海遺珠自古所歎草澤巖穴之間豈無懷才抱奇沈欝而不能自售者乎凡厥在位搜訪遺逸又教曰賢者處世固非一端或隱於巖穴或混於屠沽或仕於管庫或安於抱關雖非全德之人苟有一節之可觀斯為善人並以名

閭以副予側席明揚之意○秋七月命罷女
巫祈雨禮曹以　祖宗古例為言　上曰祖
宗朝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命盧思愼李克
墩李瓊仝等撰綱目新增副提學柳允謙等
上劄曰　聖上留意經史孜孜未遑凡在聽
聞莫不欣慶但今連歲飢饉救荒之不暇而
四傳春秋綱目新增文翰類選杜詩李白詩
庸學口訣皆設局供億一日之費積日計之
可活飢民若干且綱目一從春秋書法成萬
世大典今雖附入諸論恐有詳略重複之病

願且停罷　上答曰豈以予好學爲非哉爲
供億之費故今從之尋教曰綱目新增欲便
觀覽其仍編輯○閏八月久邊國主李獲遣
使獻土宜久邊前因日本薩州人來通聘問
至是復遣使獻燒香胡椒鑞銀綃綸具瀘素
等物上書願得大藏佛經曰貴國之廣大聖
德之無窮量齊天地臣雖不肖吾民即陛下
之民也以遠近莫恪生民之殖福俯賜一藏
以契佛之遺漏百拜頓首云云命優禮送之
佛經以無有謝不遣○九月弘文館具御諱

代用字以啓曰 世宗諱代以禱 文宗諱
代以琳 世祖諱代以珵 德宗諱代以明
睿宗諱代以欣從之○重陽日賜經筵堂上
弘文館承政院及入直諸將酒仍命射侯內
苑○城平安道之阿耳高山里兩鎭○冬十
月 上御經筵領事韓明澮奏曰 世祖慮
國中文籍少置刊經都監刊印廣布此盛德
事也今典校署著布帛勿令戶曹主管一委本
署印書便也知事徐居正曰東方文籍一無
所傳金富軾所撰三國史 世祖命儒臣改

編未就此可印頒也 上可之○上妹明淑
公主卒命禮曹弘文館考古事停朝三日○
上行酌獻禮於文廟退御明倫堂發策試士
○十一月丙申日南至命禮曹判書李坡等
考古葭管之制為三重土室以候黃鍾之氣
初 世祖朝改作宗廟俗樂别翻上一下一
之新律與古之律呂位置參差異序 上每
親享疑樂聲類西京别曲心常不安故倣古
法試求元聲越戊戌黎明命中官審視果驗
賞坡等有差［候氣之法為土室三重戶閉塗釁外門子位中門午位内復門］

子位布緹(黃赤色帛)縵(無文繒)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以木為桉內卑外高端與地齊薄紗覆之中欵自露捺葭莩(莩中薄葉)為灰實管端氣至灰飛為氣所動者灰散為物所動者灰聚詳見漢書律呂新書文獻通考等書○上御宣政殿講大學中庸洪應盧思慎李坡等侍焉討論文義以及天地度數漏刻閏法河圖洛書律呂等事無不講究竟日乃罷○上教于政院曰知理學宰臣書以啓予將依前日論難於是政院以左議政尹弼商右議政洪應宣城君盧思慎領中樞李克培領敦寧尹壕達城君徐居正陽川君許琮禮曹判書李坡工曹判

書孫舜孝咸從君魚世謙同知成均館事李
克基啓焉　上復御宣政殿設酌教曰前日
講説聽之甚喜故復設此筵也仍講大學中
庸舜孝多勉戒之言　上皆嘉納賜紫段帖
裏以賞之時夜將闌諸臣恐勞　上體欲退
上命勿退曰與卿等講論得聞所未聞樂而
不知疲也復命講詩仍及廟謨而罷諸臣皆
扶醉以歸

國朝寶鑑卷之十七

成宗朝三

癸卯十四年春正月召前察訪李寬義賜衣許還令所在官賜米豆寬義學術精邃累舉不中退居利川時年七十五孫舜孝以經明薦之 上下旨徵至命入講筵與侍講官徐居正許琮等共論庸學之義性理之原以及天地之度七曜之行曆數歲差之法寬義對甚悉 上將欲擢用寬義辭以老不治事請還鄉里 上嘉其志特許之○三月 上御經

筵侍講官李坡奏曰今之典文徐居正李承
召已老矣無可繼其後塵者如經學則李世
佑金應箕史學則丁壽崑趙之瑞詩學則曹
偉申從濩宜循其才分培植儲養　上命禮
曹與主文大臣議啓○大王大妃幸溫泉
二大妃隨行　大王大妃疾大漸昇遐　上
率百官舉哀成服於中和門內○夏四月
大王大妃梓宮至自溫泉謚曰貞熹殿號曰
泰慶○六月葬　貞熹王后于光陵○秋八
月上御夕講檢討官宋軼請諭諸道申明

學校之政以敦風化侍講官金宗直曰臣曾
爲守令設鄕射鄕飮之禮使孝悌者先之才
藝者次之不肖者不與焉由是一鄕之人企
而化之恥而改之誠有補於風化也 上乃
下書諸道使措置興學之方宗直叔滋之子
也叔滋受業於吉再再受業於鄭夢周學有
淵源宗直文章經術得之家庭爲一世冠冕
四方學者出其門下甚多金宏弼鄭汝昌南
孝溫金馴孫李黿乃其尤也○九月敎吏兵
曹曰凡人非係國家綱常之罪不可以一時

徽過廢棄終身近來人有一失銓曹指以為
瑕終不注擬雖或用之臺閣從而据摭其於
用人大體甚不便今後無蹈前轍○冬十一
月選武臣四品以上有操行才藝可任大事
者八人從文臣受讀史記○上以 貞熹王
后當國家危疑之際參决庶政社稷賴安欲
依大王例行三年之喪問議于政府六曹弘
文館臺諫韓明澮尹弼商洪應等議請從權
適變行三年之喪弘文館議曰禮記服問云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䟽曰君母是適

夫人則羣臣服朞夫禮經聖人之定制先王之定法王后三年之喪不載禮經豈可以功德之多寡人情之厚薄輕易變更哉時右參賛許琮議與洪應等同及聞弘文館議茫然自失曰吾過矣即上䟽自劾然 上竟行三年之喪○刻張蘊古大寶箴揭于宣政殿書王禹偁待漏院記揭于承政院○十二月改典校署爲校書館時典校博士高彥讜等上䟽言掌書之任自古爲重漢曰天祿閣唐曰秘書監高麗太祖建內書省成宗改爲秘書

省遠我 太祖開國改正官制稱校書監序
十二寺之上 太宗改稱校書館增置校理
一人與藝文館成均館幷稱爲三館 世祖
革三館之法改館爲署列從五品衙門是豈
朝廷幷置四館之意哉請增本署爲三品衙
門復稱校書館命下勘校廳從之
甲辰 十五年春三月命儀賓二品以上稱尉正
三品稱副尉從三品至四品稱僉尉因儀賓
洪常等上疏請從 世宗季年之制也○先
是 上爲 貞熹仁粹安順三大妃就昌德

宮東壽康宮基建昌慶宮至是成命大提學徐居正名殿閣（殿曰明政文政壽寧觀慶景春仁陽通明堂曰養和麗暉閣曰思誠亭曰環翠）○副提學李命崇等上疏言聽言納諫人主之美德故舜曰好察邇言湯曰從諫弗咈後世人主自以爲威勢可以富貴人生死人貧賤人一有諫諍之臣視若犬馬草芥唐太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而貞觀之治不能擬三代者納諫之心始勤終怠也 殿下於異端固無崇信之心而度僧之門一開異端之流漸熾至於僧徒亂入學宮是由

殿下從諫之志怠也　上御書䟽尾曰驕傍生於安富紀綱廢於舒肆卿等規諫正中我病特　大妃頗信釋教諸臣屢請　上從中導達　上雖屢以爲言而尚未得懿旨故至是受以爲過○副司果金紐上䟽言其母中風請得妻金圓命賜四十九○夏四月以大丘府使林壽昌爲工曹叅議富平府使閔孝男爲尚衣院正潭陽府使南季尚加一資以治績特異也公州牧使李叔生南原府使蔡申保江陵府使具致洪並科罪罷黜以貪汚

慵懶也○五月 上御經筵命金應箕講律呂新書時 上欲知律呂隔八相生之法命於朝講後別講新書屢問其義窮究到底應箕對甚悉○冬十月 上欲於夜對講罷兼講文翰類選以問於政院曰予於詞章非欲肆力也但欲知其向方而止耳承旨等對曰此書直是編集詞藻者也豈可使經筵官進講乎 上乃止○直提學金訢以其父友臣在丹陽治所而病亟請往見 上命給馬賜以藥餌教曰予舊學于友臣友臣予之甘盤

也其遺良醫護視○十一月東國通鑑成先是 世祖朝嘗命輯東國歷代事實附以東儒之論爲東國通鑑未就 上命大提學徐居正等續成之至是進獻 上覽而善之曰可垂萬世也然權近之論有未然者何爲採入耶居正對曰司馬遷之論班固非之司馬光之論後人亦非之金富軾之論權近亦非之史論固不可畫一也 上以爲然賞賜堂郎有差○兩西癘疫熾盛遣官行癘祭于棘城錢山○十二月教曰尊師養士國之先務

成均館餼廩不給額外來學者贏粮讀書是
豈予崇儒勸賢之意其給田四百結俾收稅
以贍其用○命蠲八道兩都濟州糶糴之年
久未捧者

乙巳十六年春二月 上以永寧殿宗廟用樂
不同命禮曹考奏禮曹判書李坡啓曰考之
文籍未有記載但臣於 世祖朝爲禮房承
旨聞 世祖下教曰清廟祀文王之詩而用
之郊用之廟今保太平定大業之樂可以通
用於永寧殿宗廟也 上曰五禮儀亦言永

寧殿用俗樂今且從五禮儀○教曰文章餘
事詞藻末藝其於治道雖若不關然風俗之
汚隆世道之升降亦因是而知之况我國事
大交隣所關甚重者乎咸陽郡守曹偉前居
昌縣監俞好仁久在經筵以親老辭職故許
赴外官俾全忠孝身雖在外心未嘗忘君今
觀詩藁深加歎賞特給其親米豆各十五石
使爲人父母者知所以勸二人皆上箋謝好
仁詩文高古筆力遒勁時稱三絶與偉同師
事金宗直其除外邑 上命歲抄錄進所著

詩文至是覽其藁有是命○夏四月 祔貞
熹王后于宗廟 世祖室方祔謁時 德睿
兩室閉龕門以示避之之意仍行祫祭於永
寧殿宗廟各室從禮曹弘文館之議也○設
文科初試敎曰我國之公無私者惟科擧而
已近聞猥濫頗甚其體予意務要至公○六
月大旱 上將親祭於文昭殿禮曹請祭樂
去鼓命議于大臣盧思愼以爲金聲屬陰革
聲屬陽亢陽爲災故用金聲而不用革聲者
此出於董仲舒閉陰縱陽之術而初非聖人

之教若祭樂無鼓則五聲不備何以交神明
乎不可以術數小事廢奉先之大義也　上
從之○教禮曹曰昔文王之鑿池見枯骨而
埋之中外如有暴骨並即埋之年壯處女督
令婚嫁○弘文館因旱災上疏言往歲昌慶
宮之役　殿下之所不得已然赴役都下者
千百爲羣呼邪之聲數里不絶傷和致旱安
知不由於此也今之公卿大夫百僚庶士奉
公者小曠職者多漢城隷院之郎多非其人
遐方遠州之守瀆貨病民監司或有不學無

識之人六卿或有醫術戚里之流又有大於
此者政府位冠巖廊參贊大政而未聞進一
嘉謨以輔主德徒以巨富甲于當時恐非公
儀子拔園葵之義也 上命以堂疏示議政
府領敦寧以上臺諫言弘文館論貪汚守令
而不請問其所犯不可也 上不聽○秋八
月選文臣七十餘人試十韻排律于仁政殿
庭以秋月揚明輝為題工曹佐郎俞好仁居
魁賜緑羅一匹○命文臣堂上官聚仁政殿
月臺上製述科次一如科舉例○冬十二月

賜達城君徐居正紫繻貼裏一具狐皮四十領教曰近久不見卿今朝見之病未永瘥卿之文章世無出其右者愼出入調護可也○禁政府吏曹徵捧堂叅價之弊時同知經筵事蔡壽言守令新除則政府吏曹必待納幣然後乃許叅謁謂之堂叅是爵人而索價也請禁之 上教曰大典新除京外官並於政府銓曹叅謁者欲其叅謁之際察其當否也今聞因此徵求非但無廉介之風殊失士大夫相待之體貌且守令萬戶不能自備則督

責邸人稱貸以納到官之後償以官物因循
成俗恬不為愧自今毋襲前規以革弊風○
頒紫段囊子于領敦寧以上議政府六曹漢
城府都摠府承政院司憲府司諫院掌隷院
堂上及史官注書歲時亥囊子囊之制始此

丙午 十七年春正月 上進曲宴于 兩大妃
仍御仁政殿宴功臣○特賜金帶于吏曹參
判金宗直曰卿為近侍久予知卿將受國家
大任也又賜犀帶一腰于禮曹判書李坡曰
嘉卿典禮三載無錯誤公退之暇不忘經史

也○二月諭慶尚道賑恤使韓致亨曰飢民待哺望卿之至如赤子之望慈母今聞飢不至浮黃者不賑之情官穀不恤民豈賑救之意哉卿體予意毋使赤子轉于溝壑○城義州九龍淵○三月雷震 恭陵丁字閣鴟吻 上大警惕肆赦求言○直提學金訢應旨上疏陳敬德之實四事曰節嗜好曰重名器曰謹刑法曰納諫諍 上優批嘉納○夏四月命兩界守令以文武交差○五月命政府擇武臣可為特進官者魚有沼等二十四人從

領事韓明澮之言也○冬十一月 上教曰
金宗直常言宰相不可試以詞章然中朝文
士奉 帝命而來必與之酬唱可不預習乎
於是以食爲民天論試朝參文臣二品以上
魚世謙居第一 上曰此佳作也但耗損民
天者僧也而論不及焉此可欠也仍賜世謙
段匹○上御宣政殿鄭昌孫尹弼商徐居正
金宗直等侍焉命論古今治亂安危之事東
西迭相問答日暮乃罷○十二月冬暖無冰
命弘文館考古例行祈寒祭

丁未十八年秋八月 上御夕講侍讀官鄭誠
謹奏曰用人當委銓曹注擬故許琮爲吏曹
判書人皆服其用人之當而今吏兵禮曹郎
承政院注書等自薦其僚臣恐不革此弊政
出多門終至於朋黨也 上以爲然誠謹又
言司成金慶孫教誨不倦吏曹以老鈍啓罷
之甚不可也 上曰年雖老有可用者年雖
少有不可用者豈以老少爲用舍哉○冬十
月皇明 憲宗皇帝崩 新皇帝即位詔使
翰林侍講董越副使工科給事中王敞來至

見 上歎曰老生舊聞賢王學問高明通達
禮義今幸目覩果愜所聞
戊申 十九年春閏正月親耕籍田○夏四月
上親行夏禴敎曰宗廟俗樂如保太平定大
業固善矣其餘如西京別曲男女相悅之詞
甚不可也樂譜雖不可猝改其歌詞則別撰
以被曲譜何如且予於祭時旣飮福矣再設
飮福宴何據乎禮曹其博考古典及 祖宗
故事以啓禮曹啓曰宗廟之樂保太平用於
迎神初獻定大業用於亞獻終獻未見其爲

男女相悅之俗唱也但定大業之赫整調詞
似滿殿春永觀調詞似西京別曲是以聽之
近於俗唱也至於再行飮福則詩楚茨篇注
云祭於廟而宴於寢又曰於祭既受福矣又
宴於寢者將受後祿而綏之也再行飮福明
有古禮時 上深疑廟樂之非雅音欲有更
張之意而有司之臣不能對揚雅樂未復識
者惜之○上幸成均館酌獻先聖退試文武
士○冬十一月教曰唐樂民間得之爲難以
鄕樂集成方所載鄕藥欲齊民辨識而用之宜

令老醫抄其切於常用者用鑄字印布民間○永安道量田巡察使李克增言本道虞候評事並皆革罷凡軍機事變武臣不可獨專請復置評事 上可之○以韓明澮申叔舟追配 世祖廟庭○大司憲李則等應旨上疏一曰厚風俗二曰存大體三曰簡辭命四曰開言路語多切實 上御書褒美仍賜則貂皮煖帽又賜執義金楣以下五人鼠皮煖帽則楣等脉以拜賜 上宣醞復賜白蠟燭各五丁曰古有撤御前金蓮燭以送學士者

今賜卿等蠟燭各置案前極飲盡歡則等酒酣語尚傳曰有君如是而不能致堯舜之治者臣等之罪也既罷夜二鼓矣○上御經筵知事李克增奏曰惠山鎭長城外棘城搖坎以防野人往來臣謂當以德惠撫之不可設機示疑也 上曰馭戎之策必使權在我而彼不暇備我不然何以為國乎然設險守國從古有之不可以今無寇警不為之備也
上每留意關防諸道築城之役次第告成兩南則順天之突浦南海之古介鎭東萊之釜

山浦巨濟之王浦固城之唐浦泗川之三千
鎭西北則安州之節度營會寧之豐山堡端
川之雙青口雲龍鎭築城凡十數又命松都
守臣修舊城○十二月教曰揚湯止沸莫如
去薪畏影走日不如處陰訴寃節目詳載大
典而駕前申訴愈益滋多此必官吏失於聽
斷而然也設官委任之意安在其申飭諸司
使聽訟之際毋汩利慾毋怵威勢令民無寃
枉

己酉 二十年春正月兼掌令李彦健承命設鄕

試於黃海道還言臣䇳策問本道惡疾救治
之方永柔訓導權季仝對策曰供佛則可救
此言有害名教故不取也 上乃教曰季仝
之辭予甚憤焉當國家舉賢之日不陳堯舜
之道鼓唱浮屠之法是欲使予如梁武之捨
身唐宗之膜拜而後已乎仍命憲府拿致季
仝竄于極邊又飭該曹勿復度僧○以鄉學
書籍尠少命印四書五經及諸史頒于諸道
○二月以武備踈虞飭兵曹具試才節目以
啓○三月 上御經筵台正郎金應箕講五

音六律之理應箕對曰舜言予欲聞五聲六律在治忽季札觀周樂亦知其國之治亂與亡政治得失可求之聲律大抵然也昔　世宗朝用柳思訥之言立當月律不知何時廢不用也　上命春秋館考奏○夏五月城三水郡之仁遮外鎮置萬戶從永安道觀察使李封之請也○仁粹大妃造佛像送于淨業院儒生李黿等取而焚之　大妃請治黿罪上辭曰儒生闢佛可賞而不可罪況自內聞之而命推儒生非人君之政也　大妃不能

強○六月教于政院曰唐文宗詔使百僚出
城觀稼予今欲行之使民知國之重民事也
仍命領敦寧以上政府六曹漢城府各一員
左承旨韓健往東郊觀稼賜酒樂于濟川亭
復命應教閔師騫校理姜景叙修撰朴增榮
往宣醞○秋七月 上聞刑曹判書金宗直
之病特賜告令醫司製藥與之○八月教曰
稽於天道寒暑均取於月數蟾兎圓古人翫
月良有以也我國雖無此風適值佳節借以
君恩選清涼之地樂太平之象不亦美乎遂

命政府六曹判書經筵堂上弘文館藝文館
承旨注書翌月于掌樂院賜酒樂○上進宴
兩殿於後苑内外命婦咸與焉復台宗親領
敦寧以上政府六曹參判以上忠勳府漢城
府儀賓府政院弘藝文館都摠管俱會北所
賜酒樂仍命射侯投壺又下御書内賜珍羞
以金應箕嘗侍講性理大全而職非弘文館
不能與宴命賜羊酒于其家○上御經筵講
訖檢閱李胄奏曰史貴記實以古史考之有
曰勃然變色曰聲色俱厲曰容貌自若史官

若不見容色何以記之中朝史官秉筆立帝
之左右我國史官伏而記事臣竊以爲不可
上命自今史官坐而記事○上欲以勝國名
儒崔沖崔惟善趙簡從祀文廟以問于禮曹
弘文館皆對曰三人文章道德爲一世儀範
然國學從祀則似過只於其鄕廟享可也從
之○九月上將閱武教左右廂大將曰兵
之進退在乎旗鼓然旗以麾之而夜暗不得
見鼓以振之而隔山不得聞如此之時三軍
進退必待符驗而動可也時外營大將領軍

赴蒐狩之禮故有是命○冬十月命頒將鑑博議於諸道刊印廣布○十一月御夜對上曰晉書郭璞傳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衆乖人君果不貴明察否記事官南宮璨曰漢宣帝綜核名實而未免爲基禍之主唐宣宗過於明察而無救其衰微之弊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人君自以爲明察下行臣職而羣下不肯任事則萬事必至於隳矣 上深然之○命印頒周禮集解於中外說經成希顔見是書於佐郎南世聃

家以解釋詳悉奏之有是命○十二月領議
政尹弼商奏曰觀象推步國之大事祖宗
朝金湙精曆法湙後無其人請擇年少聰敏
文臣令習天文數法且舊時觀象監起樓二
間爲測候之所冬則賜狐裘以考驗天象今
樓閣久廢請修葺 上可之
庚戌二十一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持平權柱
言今掌樂院肄習俗樂皆革褐時歌詞亡國
之音不可用於宴饗況其中多男女相悅之
詞請並去之 上曰曲譜雖不可頓變其歌

詞豈不可改令知音宰相添刪釐正於是魚世謙成俔等改撰雙花曲履霜曲北殿歌中淫褻之詞以進○二月下李末所獻弓弩及水戰圖于兵曹命試驗以啓○教諸道觀察使曰呂東萊歷代史詳節陸賈新語楚漢春秋唐臣奏議魏略陳后山集韋蘇州集司馬温公集司馬先生家範山海經唐鑑管子文苑英華文章正宗等書廣求民間上送○三月金訢進吳師道重校戰國策賜馬裝○教曰予以寡昧嗣守洪基治效雖愧於 先王

仁澤欲究於下民當玉食則思民飢御輕煖則思民寒處廣廈則思民居但堂下千里君門九重下情無由上達今陽氣發泄勾者出萌者達萬物皆遂生成之樂獨吾民阽危而莫之省則非為民父母之意凡厥在職盡心民事使老者無失養婚者無失時貧者無失業共躋仁壽之域○秋七月副應教李承健遭母喪命致賻以為例○以鄭汝昌為昭格署參奉汝昌虞候六一之子也六一死於李施愛之亂朝廷例叙軍職汝昌曰父受其敗

子受其榮可乎入智異山深探性理之源遂窮體用之學至是司贍寺正趙孝全䟽薦故有是命○命政府六曹揀選武臣之有將才者以聞○閏九月　上謁英陵歷臨清心樓置酒引見隨駕二品以上曰此地江山清勝若非賢守令必耽於遊觀不留意民事宜擇授也仍命减驪廣等五邑今年田租之半所過州縣遣官祭先聖廟賜學生米有差○冬十二月彗星見政院請設醮祭以禳之上曰在修德不在祈禳也仍下教責躬減膳

求言

辛亥二十二年春二月教曰治貴敦朴禮存寧儉令王子王女婚聘之家頗尚奢麗浸以成俗既違典章實虧風教今後吉禮時凡侈靡之事悉皆禁斷○夏五月野人寇邊殺鎮將以許琮為都元帥征之賜御書曰蠢茲北虜匪茹入寇輒肆蜂蠆之毒敢逞豺狼之志肆興師旅聲罪致討非貪土地好戰勝詩云文武吉甫萬方為憲又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東北之事一以委卿特賜劒於卿是乃宋征

江南授劒曹彬之意也仍賜宴于忠勳府○教曰昔王商爲侠推財與弟薛包分財以惡物自與習俗澆薄一奴一田交訟于官遂成讎怨殘傷骨肉今西北兩道人烟尠少無罪之民尚徙以實之姦細之徒其何恤乎今後兄弟叔姪起爲爭端者全家徙邊以厚風俗以實邊塞○冬十月賜白磁盃于政院教曰此盃潔淨無瑕注之酒塵滓畢見比諸人君大公至正無一點私累則不善之事無得容焉○十二月禮曹啓言郊外行幸時臺諫服

色自内出玉頂子笠賜大司憲韓致亨大司
諫成俊之後遂不着戎服甚不可也命依他
百官例以戎服隨駕從之
壬子 二十三年春正月成均館典庫吏多逋供
士米有司欲令追償 上曰國雖小豈乏養
賢之資其勿追償特給米三百石布五百匹
大司成請備酒食會朝士及諸儒生以侈
聖恩以爲斯文盛事許之○夏四月北征都
元帥許琮班師琮受命與師至六鎮與尼了
車對陣尼了車登山望見軍容甚壯不戰而

適建州三衛聞之大震至是師還　上御宣政殿引見琮等賞賚有差尋拜琮爲右議政○五月聚文臣于闕中製進端午帖子教曰近見帖子多不致意自今令能詩宰相第其高下居魁者論賞○秋八月　上幸成均館親行釋奠於先聖仍御下輦臺饗百官儒生宰樞文臣入侍殿内堂下文臣分坐庭下與宴儒生三千餘人環橋門觀者亡慮萬餘人上下皆揷花先是命弘文館倣大射禮樂章新製樂章至是令工歌以侑之各司分掌設

饌命都承旨鄭敬祖諭儒生曰今日之事非爲宴樂也乃所以崇儒重道也其各醉飽明日下教釋因○九月行養老宴判中樞府事孫舜孝曰今日開宴君臣同樂真太平氣像然外邑鰥寡孤獨豈無不得其所者乎於是

上諭諸道守令宴羣老如儀○大提學洪貴達請弘文館學士勿拘年四十之限令製月課且選年少有才名者分番賜暇輪次讀書從之

癸丑 二十四年春正月宣醞于判中樞府事孫

舜孝第仍賜御札曰卿每以忠恕勸我我每
以正直待卿不見鴉行為日已久想必有疾
載念于懷特遣人示意卿其一歡○二月親
耕耤田還御仁政殿行勞酒宴○三月 王
妃行親蠶禮於後苑仍御宣政殿行勞酒宴
○命官教用大寶賜牌用施命之寶○夏四
月以唐紗帽賜承旨曹偉曰衣冠當從華制
故以此賜之欲使人觀法也○秋八月樂學
軌範成 上以樂院所藏儀軌及 兩朝樂
譜年久斷爛其幸存者亦皆踈略訛謬事多

闕遺命禮曹判書成俔與掌樂主簿申末平典樂金福根等更加校讎分爲雅唐鄕三門至是進之賞俔等有差○冬十二月命修平壤箕子廟松都高麗太祖陵牛峯縣李齊賢墓從侍讀官俞好仁之言也

甲寅

二十五年春正月安琛使中朝還購獻丘濬所撰大學衍義補命印頒○有人作舍於鳳安君受賜之田漢城府請撤去 上曰莫非王土莫非王臣雖茅屋數間宜念小民營作之勞其勿撤○夏五月 上憂旱命減晝

膳飯米輟諸君翁主家一應營繕有言若假
數日工可訖也 上不聽○冬十二月 上
有疾不豫猶聽斷不輟及疾篤具冠服引見
大臣屬以後事二十四日己卯昇遐于昌德
宮之大造殿聞喪之日雖深山窮谷之民莫
不奔走號慟明年四月六日葬宣陵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廟
號曰成宗皇朝賜謚康靖

國朝寶鑑卷之十七